



宁波三江口。
图源“宁波文旅”公众号

宁波



绍兴鉴湖。
图源“绍兴文旅发布”公众号

绍兴

是时候“摊牌”了

10月10日，“浙BA”城市争霸赛，宁波队将在主场宁波奥体中心体育馆迎战绍兴队。

宁波和绍兴，宁绍平原上的两兄弟。

摊开浙东地图，门对门，户对户，水乳交融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它们经常被并置，虞洽卿创立的宁绍轮船公司，两头都是客户；俗语“无宁不成市，无绍不成街”，把双城特色讲得清楚明白。

三皇五帝到如今，宁波与绍兴各领风骚数百年，总体来说能维持个表面和气，除非他们碰到——王阳明。

一

王阳明是哪里人？

在宁波或是绍兴，这个问题就像炮仗，一点就着。

毕竟王阳明自述：“臣原籍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。”自从原属绍兴的余姚划归宁波后，一些问题就成了历史问题。今天的宁波境内有王阳明出生地瑞云楼，今天的绍兴境内有他的墓和后来的家宅遗址。

在文化源流上，绍兴向来有睥睨浙东的自信和底气，他们的骄傲从大禹时代就开始确立。



余姚王阳明故居前的新建牌坊。
图源“余姚文旅”公众号

会稽山下大禹陵，埋葬着上古时代治水英雄。从统一天下的秦始皇，到悠游天下的乾隆帝，都在这里遥祭华夏先祖，凝聚炎黄子孙的向心力。

2500年前，越甲吞吴，春秋一页。当越王勾践在绍兴都城卧薪尝胆，图谋霸业时，宁波尚是一片滩涂，偶尔分享一些文种、范蠡、西施们或出生或隐逸的传说。

兰亭雅集，系绍兴的高光时刻。当王羲之在绍兴一觞一咏，畅叙幽情时，宁波的人文学科还在初创中。

涉及行政区划的事儿，没法说，绍兴也只能“卧薪尝胆”，何况余姚，可不止一个王阳明。

还有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，距今八千年的井头山。

没办法，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时候，余姚早就划给了宁波。井头山遗址更是，一个山头的海鲜，牡蛎、蛏子、大螃蟹，眼看着跟宁波更像一家人。

真要比谁早，谁影响谁？那么，大禹的年纪还是小了点。

三

沿运河流淌的，不仅有黄酒，还有文脉。

明末理学家刘宗周在绍兴戴山创立戴山之学，黄宗羲等一众弟子拜其门下，开创了浙东学派。

刘宗周之学，以王阳明心学为渊源，注入理学要素，通过“理人心体”实现心学与理学的统一。黄宗羲在此基础上发展，强调经史并用，主张经世致用。

文脉相传不是单一线条，有时候也发“回旋镖”。真正的大家多在激荡间诞生，融会各种学说，形成自己的思想。

黄宗羲晚年在浙东各地开坛授课，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万斯同、全祖望、章学诚等一批人，明清史学与实学思潮亦在此间架构、发扬。有人说，其“经世致用”的理念影响了后来的“宁波帮”。

有人认真提过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宁波多商人，绍兴多师爷？明明两个地方连陌接壤，高铁30分钟就到。

余姚籍学者蒋梦麟有一个观点说，宋室南渡时，把中央的图书律令，搬到了绍兴。“绍兴人就把南渡的文物当吃饭家伙，享受了七百多年的专利”“养成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、精密深刻的头脑、舞文弄笔的习惯，相沿而成一种锋利、深刻、含幽默、好挖苦的土风”……

这种风格被鲁迅先生全盘继承。

至于宁波人，从小听海潮声长大，自带敢于闯荡、敢于冒险的精气神。按明代人文地理学者王士性的话说，“比之陆居者活气较胜，进取较锐”。

唐宋以来，宁波就是有名的商埠，鸦片战争后，又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。相比绍兴，宁波人走商贸之路显得更加熟门熟路。

进入民国后，绍兴师爷逐渐消亡，“宁波帮”的路则越走越宽，这也直接影响了两座城市今天全然不同的面貌。

二

唐代，宁波以“明州”之名从“越州”析出，在行政上与绍兴同级。

如果说越州发展的是内陆文化，会稽山、鉴湖水，孕育剑胆琴心；那么明州的诞生离不开中央政权对海洋贸易的重视，通江达海的明州港向海而生，宁波的城市地位亦随之抬升，借东海之势放眼寰宇，包罗万象。

客观而言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绍兴和宁波算是互相成就。浙东运河，牵起杭甬两端，绍兴位于中间的必经之路，几座城市打断骨头连着筋。

今天，绍兴保存水乡风貌尚好。

八字桥畔，乌篷船悠悠荡荡，桨声欸乃；仓桥直街、书圣故里、府山横街几条老街，市井烟火气息犹在。

“汲取门前鉴湖水，酿得绍酒万里香”，一杯黄酒，溶入绍兴人的血液，并沿运河水系，上通下达。宁波与北京，中国大运河的两端，都有绍酒的门店。

论吃，还有“三臭”。

问题来了，到底是“宁波三臭”（臭冬瓜、臭苋菜梗、臭菜心），还是“绍兴三臭”（臭豆腐、臭苋菜梗、臭冬瓜）？

别问。

四

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宁波或者绍兴，在临河的水边听老人们讲两座城市的关系，大概比一坛三十年的绍兴老酒还要醇，还要上头——

“宁波的潮是咸的，裹挟着七千年河姆渡的稻香；绍兴的水是甜的，在鉴湖里酿成十八年陈酿”；

“天一阁的樟木箱锁着商帮的算盘珠，每粒珠子都是远洋船的罗盘；沈园墙壁的钗头凤锈着陆游的剑，每道划痕都是越王台的月光”；

“宁波人用红膏呛蟹蘸海风写诗，句号落在北仑港的集装箱上；绍兴人拿茴香豆就黄酒填词，韵脚

押在乌篷船的橹歌里”。

……

这些话是AI写的。

“当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钢索琴弦，拨响大禹陵编钟的余响——

两座城在‘浙BA’的赛场上，将完成一场双城争霸的现代转译：

篮球入网的刹那，是越王剑与商帮秤的千年和解”。

这些也是AI写的。写得也不赖。

那就，赛场见。当然了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

记者 顾嘉懿